

LOVE YOU FOR EVER

XINZIMEIZUOPINJI

辛紫眉作品集

飞
艳
书
缘



飞艳书缘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紫眉作品集、台湾辛紫眉著·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-80599-471-4/I.126

I.辛… II.飞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辛紫眉作品集

飞艳书缘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5 字数:128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26

定价:9.80元



飞艳书缘

他真的没想到，
父亲濒死前的一场大病
竟让他发现生母在世，
却已嫁作他妇的惊人事实，
忍着心伤，
他决定求她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，
岂料，她非但不答应，
还要他尽快滚出她的视线，
而且越远越好！
一怒之下，
他索性挟持她的女儿为人质，
却从此陷入一段复杂难解的情关……

辛紫眉
著

第一章

“大少爷、大少爷……”

位于北京城东郊的韩家庄内，小厮嚷嚷的嗓音蓦地响起，随后便见一个人脚步飞快地奔进韩少臣的书房。

见小厮突然冲了进来，还粗浅不一地猛喘气，韩少臣不禁凝起眉，“小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变得冒冒失失的？”

“大少爷，老爷他……他气喘的毛病又犯了。”咽下几口口水，小江这才把话给说清楚。

“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”韩少臣站起身，手上的书卷掉落在书案上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刚刚老爷从外头回来，还走不到内厅，就喘得昏了过去。”小江心急地说道。

事实上，韩老爷的身体一直不好，这几年老被一些陈年旧疾纠缠。所幸半年前寻得一位名医，暂时以药物控制住病情，让韩老爷在这期间过着前所未有的轻松生活。可现在为何会说晕就晕？

“请大夫了吗？”韩少臣焦虑地问。

“我已叫人去请了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过去看看。”拎起衣袂，韩少臣快步走出书房，朝爹的寝房走去。

一赶到爹的寝房门外，韩少臣便听见里头传来强烈的喘息声。他脚步加快地走了进去，俊脸上满是焦急，“爹……您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好难过……”韩鲁抓着儿子的手，脸色呈现出恐怖的苍白。

“再忍耐一下，大夫马上就来了。”韩少臣反握住爹的手，只求给予他心灵上的支持，希望他能支撑下去。

从小，韩少臣就在没有娘亲的环境下长大，爹父代母职地将他养育成人，从未曾再娶。记得他在十七岁那年，曾问爹为何不再娶妻的原因，爹只道怕后娘虐待他，但他心底知道，这虽是原因之一，但最大的原因则是……他还深爱着娘。

“臣儿，这次……这次爹可能熬不久了。”韩鲁呼吸急促，却硬是坚持将话说清楚。

“不会的，孩儿还留着上次大夫开的药方，现在小江已经去抓药，还请了大夫过来，您绝不会有事的。”他蹙紧眉，为爹拭去额上的汗水，“或许是最近气温变化太大，气喘才会复发，您一定要有信心啊！”

韩鲁强露出一抹笑，稍稍抚平胸口的起伏，“爹……爹其实在心底深藏了一个秘密。”

“什么？”韩少臣因为听不清楚而压低了身子。

“你娘……娘还活在世上。”深吸了口气，韩鲁一鼓作气地说出，“她曾是皇格格的身分，现在则是裕麟亲王府的乔福晋。”

“您……您说……我娘是满人？”韩少臣直摇头，眼底尽是不能理解的复杂神色，“不！这不可能啊！我娘怎么可能是满人，而且还是位福晋，这…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她——”韩鲁深抽了口气，缓缓的道：“她是个好美、好美的姑娘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……”

“真心相爱？那为何会舍弃您和我？”

韩少臣满腹不解，心底当然也有着丝丝酸楚。一个没娘的孩子尽管拥有许许多多的父爱，但总还是弥补不了某些生命中的空缺啊！

“她是逼不得已……就因为满汉不能联姻，况且……她跟着我时，已是人家的妻子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爹，那您为何要这么做？”韩少臣真的不信。

韩鲁不禁淌下老泪，“爱情是没道理的。臣儿……爹如今只想见见她，你……你去裕麟亲王府请她过来好

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百般滋味全涌上心头，韩少臣对此事突生反感，“她既已对我不闻不问了二十三年，我又何必去找她？”

“臣儿，别恨她，侯门深似海，爹从不怨她。况且，她回去也是为了救我，因为她若执意留下，当他丈夫发现是爹收留她，就会杀了爹呀！”

“既然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就忘了她吧！”韩少臣的面容冷峻，刻意想漠视这个事实在他心头所泛起的涟漪。

过惯了二十来年没有娘的日子，现在却又突如其来地冒出个娘，这让他如何能接受？

“你知道爹……爹为何从小就送你去习武吗？”韩鲁按着胸口，声音粗嘎地问。

韩少臣摇摇头，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就是要有天能进裕麟亲王府，替我将你娘约出来见我。”说着，他又是老泪纵横。

“可是——”他眸光一热，也凝入他爹那双幽炽的眸底。

“怎么样？就算是爹求你，好吗？”满是皱纹的双手紧紧握住他的，被病魔摧残的脸上已呈现出诡异的苍白。

“好，爹，我一定将娘带出来见您。”韩少臣眸光轻闲，

深沉且冷冽的英俊面容覆上了坚决。

“谢谢……爹谢谢你。”

韩鲁缓缓闭上眼。他告诉自己，无论再怎么辛苦，他也要硬撑下去，只求在他断气之前还能够见到她……他心中的娴月格格。

月光如练，夜色沉寂。

在星儿密布的夜幕中，一道人影翻愈过裕麟亲王府的红瓦墙，闪躲在琉璃柱旁边。

他四处巡视了下，犀利的眸子仿若在这寂静的夜里形成了两簇光点，不停打量着府内各个角落。

随后他跃上屋檐，屋宇一幢一幢地飞跃而过，直到了一幢非常富丽堂皇的房舍，他才轻轻跃下地面，躲过巡逻兵的注意，缓缓朝那间有着守卫看守的寝房迈进。

他以上好轻功飘至守卫面前，在他们还来不及出手防卫先点了他们的昏穴，而后快速闪身进屋。

“谁？”

独自在房内卸着发簪的乔福晋乍见外人闯入，顿时吓白了脸，语气颤抖地望着他，“你……你是怎么进来的，外头的护卫呢？”

韩少臣眯起一双深邃的眼眸，直望着眼前这位极可能是他娘的女人，心弦竟是一阵混乱莫名的跳动！

“你……你就是乔福晋？”他沉声开口，一步一步地靠近她。

乔格晋吓得直发抖，望着眼前这个五官俊美、身材魁梧的男人，心里直觉他不像是个坏人。

“没错，我就是。你找我有事吗？”她边说边向后退，直到背抵着墙，仍止不住身子的战栗。

韩少臣眼底滑过一丝戏谑的光芒，对着她冷冷一哼，“看来你的日子过得挺惬意，早忘了这世上还有另一个男人在等你呢！”

他目露凶光，口气也不和善，浑身更是带着抹飘浮不定、捉摸不清的气质。

乔福晋两条细长的眉毛紧紧一蹙，“你究竟在说什么？别跟我说这些废话！我看你一副正直无害的模样，所以不跟你计较，趁外人没发现之前快走吧！”

韩少臣闻言霍然大笑，唇角勾起了一抹似有若无的讥讽和嘲弄，“要走可以，你跟我一块走。”

说着，韩少臣已快步走向她，当他的手握住她手腕的那一刹那，他仿若遭到雷殛般，居然感受到一股震颤泛过心头。

老天，他现在手里握的是他二十三年来从未谋面的亲娘的手啊！

“放手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乔福晋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猛然甩开他的钳制，拎起裙摆又逃到另一个角落。“我不会跟你走的！”

“你以为你不去，我就带不走你？”见她如此，韩少臣才刚平息的怒焰又再度燃起。“除非你说究竟是谁要见我，我又要去哪儿见他，否则我不会任你摆布。”

乔福晋深吸一口气。她对这莫名其妙的男子虽然感到畏惧，然而却不知为何，看见他的第一眼时，心底居然会产生一丝丝悸动。

那种感觉就仿若是见着许久不见的亲人般，是这么样的熟悉。然而，她对他真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啊！

“你不配知道他是谁，快跟我走！”韩少臣自知不能在这儿耽误太久时间，否则对他而言是非常不利的。

“你千万别过来！如果你不说清楚那我就放声大叫，即便是让你杀了，我也不会跟你走。”乔福晋的口气冷硬，刻意在自己的胆怯外披上一层冷硬的表情。

“你……你当真不走？”韩少臣怒眉飞扬，恶狠狠地盯着她。

“对，不说清楚我就不走。”

果真是母子，就连愤怒起来的模样也如出一辙。

见他不说话，乔福晋便说：“我不跟你多话，来人——”

—”

猛地，韩少臣一个箭步靠近她，捂住她的嘴，覆在她耳畔说：“你记得韩鲁吧？”

乔福晋蓦然瞪圆了眼，浑身定在原地，仿若失了呼吸一般，完全没了反应。

“是韩鲁！听见了没？就是他要见你，你究竟是去不去？”韩少臣眯起一双厉眸，钳住她身子的手也蓦然加重，可乔福晋早已忘了疼，只一径地潸潸落泪。

“别哭了一哭就表示你对他还有感情，那就快走吧！”韩少臣紧钳住乔福晋的手腕，强硬地将她往外拖。

没想到乔福晋却强力地抽回手，泪眼婆娑地道：“我不能回去……这一回去，只是会害了你们。”

她的目光直盯在韩少臣脸上，巴不得能伸手好好摸摸他、感受他的存在，可是……她却一直拿不出勇气……原以为这辈子她再也见不着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想不到此刻他就站在她面前，只是时不我予，她不能和他相认，更不能随他离开啊！

裕麟亲王乔尔泰势力遍布，在皇上面前又是当红之人，若是得罪了乔尔泰，就怕他和他爹这一生会更难熬了。

“我猜，你已经料到我是谁了，既然已经知道，为何不

跟我走？”韩少臣脸上覆着伤痛的痕迹，没想到与娘多年不见，第一次碰面会是这样的情况。

为何她就是不和他一块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“我不走是为了你们父子好，你懂吗？”她咬着后，赶紧掩去脸上的激动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就算我真的在你脖子上抹上一刀，你仍不肯走？”韩少臣满腹怒火，他在这儿恳求她这么久，她居然连一丝感动也没有！她还当他是她儿子吗？

“我想，你应该叫韩少臣吧？”乔福晋微微一笑，走近他，多想伸手去抚平他眉间的皱折，但是她不敢。她连一丝微薄的母爱都不敢奉献，对这孩子，她注定要亏欠到底了。

月 月 月

“你确定不走？”目光一紧，他手上的力道也跟着加重。

脖子上锋利的刀痕浅浅地侵入她的肌肤，印出一道细小的血痕。

可乔福晋却不在意，她仍漾着微笑，痴迷地看着这个

二十来年不曾见过的儿子。

“原谅娘，娘是逼不得已的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！如果让外头的护卫发现，你就逃不了。”乔福晋握住他的手恳求他，只希望这辈子还有机会能再度见到他。

韩少臣猛地甩开她的手，浓眉一飘，怒意飞扬，“这么说来，你死也不跟我走了？”她点点头，“不是娘不要你们，而是我真的不能走，走了只会害了你们，这样我当初含怨离开你爹就没意义了。”

“好……很好……你真以为我不敢动手杀了你吗？”韩少巨手劲一个加重，将乔福晋的腕骨捏得格格作响。

她紧咬住牙根，硬是不吭一声，然而泪水却不停地染上双腮。

“你……你真不怕死？”韩少臣心头猛然一阵紧缩，直盯着她那张因强忍痛楚而紧皱的脸孔。

乔福晋撇开嘴角，释然一笑，“能死在自己儿子手上，我也该满足了，你就动手吧！”她闭上眼，眼角慢慢渗出了泪，脸上却有着异常的坚决。

韩少臣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，本欲朝她颈部掐下的手猛然顿住，身子隐隐发颤……“你走开——”猛力推开她，他一刀刺进了圆几，“爹已经快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等着见你一面，我不求什么，只

求你能去看看他，让他在临死前了了这桩心事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你也办不到？”

他浑身发着抖，嘴角弯起了一抹讥讽的线条，“你很厉害，在我面前俨然是一副慈母的模样，什么都是为我们着想，可我压根不信！既然你对我们这般不屑，那么我对你也没有任何奢求了。”

猛然转过身，他心底满是失望地离开了。

“等等——”乔福晋冲上前，抓住他的衣袂，“等等……你说什么？你爹他……”

“没错，他就要死了，他已病了好久。”他沉痛地闭上眼睛，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去见他吗？”

月 月 月

思虑许久，乔福晋仍是摇摇头，却已哭干了泪，“不行。对不起，替我告诉你爹我满怀的亏欠——”

“得了吧！”他狠狠一声咒骂，“鞑子就是鞑子，无情得紧。”

“不要这么说娘，娘这个东西留给你做纪念。”她忍着悲痛，拔下手腕上的一只翠绿玉镯，塞在他手里。

韩少臣咧嘴笑了,笑容背后却有着一抹捉摸不定的深沉。他手捏着玉镯,狠狠地往地上一掷,眼睁睁地看着它断裂破碎!

乔福晋掩住口,蓦然流下泪。

“我们韩家还用不着你来施舍,你自己留着吧!”韩少臣冷着眼,大步走了出去。

乔福晋赶紧到门外四处探探,就担心他的踪影会被人发现。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能做,只能揪着心,暗自为他祈祷,希望他能平安离开。

由于乔福晋门外的护卫突然清醒,府邸有刺客的消息立刻被渲染开来。府中的护卫各个正襟危坐,巡逻兵也不断增加,大肆在府邸搜索着。

乔福晋面对这种情况,也只能无奈地干着急。她怎能开口对那些人说那是她儿子,不能动他呢?

于是她到了佛堂,敲着木鱼念起经。但愿佛祖保佑,能让她儿子少臣赶紧脱离险境。韩少臣果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原本静谧的府邸变得嘈杂无度,巡逻兵更是来了又去、去了又来,几乎让他无处闪躲。

倏然,有数名护卫朝他这个方向走来,他吃了一惊,立即扬高身形,躲上一幢楼的阁楼上。眼看底下官兵愈来愈多,他立刻间身进屋,躲在窗边的屏障后头。

“宁苑格格，你快来瞧瞧外面，怎么有那么多侍卫在走动？”丫鬟小倩听见底下传来杂沓的脚步声，好奇地攀上前一瞧。

此时，她与韩少臣之间只隔着一只山水画屏障，逼得他连大气都不敢吭一声。

“哦！我看看。”宁苑放下手中的棋子，走到窗边细看。

这下倒换成她与韩少臣的距离最近。她的脸颊紧贴着屏风，而他也亦然，呼吸间都能闻到她那有如茉莉般清幽的香味，足以诱人心魂。

“难道是有刺客？”这情况多年前也出现过一次，不过那刺客很快就被侍卫逮着了。

卩 卩 卩

“这我就不清楚了，真想去额娘那儿看看，希望她没事。”不知为何，宁苑心头突然一紧，直害怕自己的亲娘发生了危险。

“您还是等等再出去吧！我担心那刺客还没被抓到，要不他们也不会跑得那么急。”小倩专门负责格格的安